悲观论集卷
作者：叔本华
出版社：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
书号：ISBN 7-5039-2033-7
版权所有：北京烨子工作室
类别：哲学宗教
出版时间：2005-1-4
字数：22 万
内容提要：
阿图尔·叔本华（ArtharSchopenhauer）在世时，他的哲学整整沉寂了 30 多年。终于，他像一个从一场长期艰苦的战争中凯旋归来的英雄，顿时名噪全欧、誉满天下。各国人士络绎不绝地去拜访他；全国的报章杂志不断地登载他的名字；他的信徒们三番五次地为他画像、雕像，之后当神一般的供奉在屋中，顶礼膜拜。说来也令人难以置信，这其中竟然还有两位太太曾去造访过他。这位素来被称为极忧伤、极悲观的哲学家，最后大概是"乐极"地躺在沙发上瞌然辞世。
近代，有许多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如尼采、瓦格纳、托玛斯·曼等人，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其中尤以尼采所受的影响最为突出。这位狂傲不羁的存在主义的先驱者，在回忆购买、阅读《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叔本华的代表作）的情景时，是这样写的："一个不知名的鬼灵，悄然地对我说：赶快去把这本书带回去！我一回到家，随后就把我的宝贝翻阅起来，我屈服在他那强力、崇高的天才魔力之下了。"他花了 14 天的时间读完了此书，几乎是废寝忘食的沉浸在那本书中了。之后他又说："我像一般热爱叔本华的读者一样，在读到最初一页时，便恨不得一口气把它全读完，并且，我一直觉得，我是很热心的注意倾听由他的嘴唇里吐出来的每一个词句。"因此，尼采在 1874 年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就是《教育家叔本华》。把叔本华视为教育家，是因为他使一切现代人得以发现"真正的自我"。叔本华对尼采的影响究竟有多深？我们从尼采致友人 P．托伊生的信中所述，不难窥其一斑。信中，尼采是这样写的："你想知道叔本华对我的帮助吗？我只有这样来回答你：他让我有勇气并自由的面对人生，因为我的脚发现了结实的地盘。"尼采之所以能面对现实——冷漠、丑恶而充满悲惨的现实，实在是得之于叔本华的教训，尼采也由此建立了他自己的思想和哲学的基础。
作者：叔本华
序言
阿图尔·叔本华（ArtharSchopenhauer）在世时，他的哲学整整沉寂了 30 多年。终于，他像一个从一场长期艰苦的战争中凯旋归来的英雄，顿时名噪全欧、誉满天下。各国人士络绎不绝地去拜访他；全国的报章杂志不断地登载他的名字；他的信徒们三番五次地为他画像、雕像，之后当神一般的供奉在屋中，顶礼膜拜。说来也令人难以置信，这其中竟然还有两位太太曾去造访过他。这位素来被称为极忧伤、极悲观的哲学家，最后大概是"乐极"地躺在沙发上瞌然辞世。
近代，有许多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如尼采、瓦格纳、托玛斯·曼等人，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其中尤以尼采所受的影响最为突出。这位狂傲不羁的存在主义的先驱者，在回忆购买、阅读《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叔本华的代表作）的情景时，是这样写的："一个不知名的鬼灵，悄然地对我说：赶快去把这本书带回去！我一回到家，随后就把我的宝贝翻阅起来，我屈服在他那强力、崇高的天才魔力之下了。"他花了 14 天的时间读完了此书，几乎是废寝忘食的沉浸在那本书中了。之后他又说："我像一般热爱叔本华的读者一样，在读到最初一页时，便恨不得一口气把它全读完，并且，我一直觉得，我是很热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注意倾听由他的嘴唇里吐出来的每一个词句。"因此，尼采在 1874 年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就是《教育家叔本华》。把叔本华视为教育家，是因为他使一切现代人得以发现"真正的自我"。叔本华对尼采的影响究竟有多深？我们从尼采致友人 P．托伊生的信中所述，不难窥其一斑。信中，尼采是这样写的："你想知道叔本华对我的帮助吗？我只有这样来回答你：他让我有勇气并自由的面对人生，因为我的脚发现了结实的地盘。"尼采之所以能面对现实——冷漠、丑恶而充满悲惨的现实，实在是得之于叔本华的教训，尼采也由此建立了他自己的思想和哲学的基础。

叔本华的哲学为什么会有这样深远的影响，如此的魅力呢？这首先应归功于他独树一帜的"意志哲学"，其次，他那超群的语言才华也功不可没。

叔本华于 1788 年 2 月 22 日生于但泽（即今天波兰的格但斯克），父亲是一个大银行家，母亲是一个颇有才气的女作家。由于父母的性格不合，所以时常借着娱乐活动来减少相互间的磨擦，旅行就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就这样，叔本华从小不得不时常随着父母四处出游。据说他的父亲相貌长得令人不敢恭维，且脾气也很暴躁，而他的母亲则聪明美丽，且富文学才华，外国语也说得很流利。叔本华自己也曾说过："我的性格遗传自父亲，而我的智慧则遗传自母亲。"这大概正是他自己特色的写照，如果确定是这样的话，那么，叔本华在先天就已经播下了"怪癖"和"天才"的种子了。

叔本华 8 岁那年，随父母游历，途经法国，在巴黎近郊滞留了一段时间，其父为了儿子能彻底学会法文，便把他托付给一位商业上的朋友，自己则携妻返回到汉堡。叔本华在此处生活、学习了差不多两年。据他自己称，这是他一生中最最愉快、最值得回忆的一段欢乐时光。之后，他回到了汉堡的父母身边，并在父亲的刻意安排下，进入到一所商业学

校读书，以便将来能继承父业。由于叔本华的父亲是商界名流，母亲又与文艺界人士素有往来，所以他家中常有名人雅士来往。也许就是因为这种环境，使得叔本华开始嫌恶商业生活的庸俗和那种市俗味道，心里从此便埋下了做学问的种子，就连学校里的老师，也从这位小小年纪的人的身上发现出他的哲学天才来。于是，叔本华的父亲坚信文人多穷的观念，坚持不让其独子弃商从文。直到 1804 年秋，他的父亲去世后。叔本华才在其母亲的应允下，脱离开囚役般的从商生活，真正踏上了学术研究之路。

叔本华除了本行哲学之外，还兼习医学、物理学、植物学、天文学、气象学、生理学、法律学、数学、历史、音乐等诸多学术领域，而且行行都有其独到的见解，且行行他都能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去对待，都能现出他独特的个性来。正如叔本华本人所说："人类的问题不能单独研究，一定要和世界的关系连带着研究，……要把小宇宙与大宇宙联系起来看待。"然而，叔本华的哲学命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其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版之后，并没有引起他所预想的轰动，一年半的时间内只卖出去了 140 本书，其余的都报废了，这使得他心灰意冷，非常伤心，于是他变本加厉地攻击他的哲学对手黑格尔、费希特和谢林。之后，他还去柏林大学（即黑格尔教学的地方）去讲授他的哲学体系，可惜听者寥寥。1831 年 8 月的一场鼠疫迫使叔本华逃离了柏林，这一沉寂便是 20 个春秋，直到 1851 年，人们在读到他的最后一部著作《附录和补充》时，才恍然大悟，认为叔本华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于是，叔本华的形象在他们的心目中一下子高大起来，叔本华热一下子便席卷了全德的中产阶层。可是，这时候的叔本华已是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了。1860 年 9 月 21 日，他起床洗完冷水浴之后，像往常一样独自坐着吃早餐，一切都是好好的，一小时之后，当佣人再次进来时，发现他已经倚靠在沙发的一角，永远睡着了。

归纳、总结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可以由下面几句话来描述：人生即意欲（或称之为意志）之表现，意志又是无法满足的渊薮；而人生却又总是去追求这种无法满足的渊薮。所以，人生即是一大痛苦。叔本华，这样一位一生不为吃、喝担忧、奔走挂虑，不为仕途操心的哲学家，却把人生描绘得如此灰暗，把幸福看得如此一钱不值，着实让人感到惊奇。那么，他究竟有

什么样的内心世界呢？
叔本华的哲学以及一切细节，都在他的那本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里有了充分的说明。尽管此书的出版时间是在 1818 年尾，但是，这本书的基本概念却早在差不多 4 年前就已经在叔本华的脑海中形成了，1816 年，叔本华正值 28 岁。可是，纵观他后来写的一切东西，我们不难看出，都是在证实或解释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里的哲学思想，在那些著作中，这种哲学思想始终没有变动，既没有增加点什么，也没有减少点什么。到了 70 岁的时候，他心里仍然让 28 岁时的观念全部给占据着，虽然他在这数十年中，仍然不断地获得新的更多的知识，但都丝毫没有改变过他内心的一切。那么，他在这本书里是怎样来表达的呢？这就是我们这套丛书里的主要内容之一。我们将在叔本华的这部代表作里读到叔本华哲学思想的 4 个主要方面，这就是：唯我
主义的唯心论、唯意志论的哲学体系、反理性主义的哲学立场和悲观主义的人生观。
本文集的另一个内容就是叔本华的《悲观论集》。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里，叔本华全心全意的主要关心的对象就是形而上学，而他创造的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系统并建构一种新的宇宙模式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人了解并证明他的悲观倾向。以往众多的悲观主义者中，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用这么大的学问来证明悲观主义的看法是正确无误的，同时又说明生命本身是不幸的。由于他早年生活体验的结果，在他心目中成长、存在着的这种对生命的悲观主义态度，影响了他的一生，直到生命结束都没有改变过。
本文集的另外一个内容，即是叔本华的伦理学方面的著作《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这是丹麦皇家科学院悬奖征求一篇讨论道德渊源或基础的论文时，叔本华参加所写的论文，可是，虽然提出论文的只有他一个，却没有被丹麦皇家科学院接受，所以，在 1841 年，叔本华便以现在的这个题目将它们出版。他的这种伦理学，是叔本华的主观因素，同时也是决定性的因素：这种伦理学可能引起的问题要比它所解决的问题更加多些。
本文集的最后一个内容就是：《论充足根据律的四重根》，于 1813 年出版，1847 年作了修改之后就又出版了一次。这是叔本华的一篇学位论文，从来被看作是他哲学的"第一阶段"。然而，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都只是为《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作的准备。
不管怎么说，叔本华最后还是一个成功者，他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他之所以会取得这样的成功，归纳起来有这样几个因素：首先，悲观主义容易使人感动，这是无需赘述的原因；第二，叔本华摆脱了传统的宗教情操，他以悲观主义重新解释基督教。在他的意志和观念世界里根本没有上帝，不必使世界的邪恶与上帝的存在调和——那是另一个大安慰；第三，是他的所谓意志为主，智慧为次的理论，人类的行动决定于"意志"而不决定于"理性"；第四，是他的基本观念的简单性，他写东西的时候，很少使用术语，只用少数易于了解的无可避免和无可代替的专门名词就够了；第五，叔本华的文体是 19 世纪德国人的典型文体，他不是一个创新的人，但是他的方法是适当地运用流行的习惯语并证明在德国可以用一种非专家的普遍读者所能了解的方式来讨论形而上学的问题。总之，他替许多人明白表示出一种感觉，这种感觉过去一向是隐而不现的，因此也是一知半解的。这种感觉还告诉我们，19 世纪的进步并不是走向太平盛世的黄金时代。只有在这个时代，那悲观主义的解释者和证明者才会发现自己的听众。因此，叔本华成功了。
叔本华是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前后兴起的唯意志论哲学流派的先驱和主要代表，他的理论不仅奠定了唯意志论的基石，同时对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生命哲学甚至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都有一定的影响，无疑也是西方近代哲学史研究的主要方面。希望此套丛书的问世，能对我国的西方哲学史的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编者论人世的痛苦

除以受苦为生活的直接目的之外，人生就没有什么目的可言。我们观察世界，见事事处处，都充满痛苦，都原于生活本身之需要，且不可分离，真可谓毫无意义可言，不合于道理。个

别的不幸，固然似为不期而遇的事物，但作为通常的不幸，则事出一辙，可见是必然的。
像大多数哲学体系所宣示的那样，恶事，其本质便是消极，以我看来，并不合理。恶事犹如他事亦有积极的一面，其存在也常常使人感觉到。莱布尼兹则尤其是此种不合理说法的维护者，他用显而易见、不足轻重的诡辩，以求强化他的论据。其实，幸运亦属消极。换言之，幸福与满足，就痛苦定归于消灭之情境而言，常常含有欲望圆满的意义在内。
它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即通常所见，快乐常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快乐，而痛苦则远远超过我们所预计的痛苦。
人称世界上的快乐，假如以其重量来衡量的话，常常超过痛苦，否则无论如何，二者之间总能扯平。对于这种说法，读者若想考察其合理与否，请试取两个相互啖食的动物，其中一个正恣意噬于另一个，大家就可以其所有的情感来作一个比较。
在任何不幸与烦恼中，最好的安慰，莫过于想及他人的境遇更不如自身这一点。这种安慰的方式，实在是人人都能做到。但对整个人类来说，则意味着，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命运啊！

我们就好比是田野上的羊，嬉戏在屠夫们的监视之下，这群羊，将或先或后，依次选择而被其宰割。因此，在美好的日子里，我们都意识不到隐而未发的恶运——如疾病、贫穷、残废、失明、昏聩等等——正早已等待在其后了。
时间逼迫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时间又常在后头鞭策着我们，宛如一个监工。只有当我们陷入烦恼的痛苦之中的时候，时间才会驻足不前。
然而不幸的命运，亦有其作用！若将空气去掉压力，那么我们的驱壳将会因此而破裂。所以，若将人的生活中去掉其需要、困难以及逆境，但凡是人们的各种作为，皆会取得成就，这时，他们就会变得骄傲，不可一世。人体虽张大而不至于破裂，但必将会暴露其愚蠢，甚至不可羁绊到疯狂。由此说来，相当的忧患、痛苦、烦恼，对于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船若不载重以镇平衡，则会颠簸不定，且将会不能直线前进。
确实，工作、烦恼构成了众多人等的毕生经历，尽人皆同，这是一个必然的事实。假如让其欲望旋即得到满足，人将何以打发其一生呢？他们虽然生于世又能有何作为呢？倘若这个世界成为繁华安逸的天国，乳蜜甘芳的乐土，窈窕淑女，悉配贤才，无怨无仇，那么，人们必定会无聊以极，亦或会因烦闷而死，再不，就会有战斗、屠杀、谋害等等随之而来。如此一来，人类所遭受的苦难，较之现在所受之大自然的会更加深重。
年轻时，当我们遐想未来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是坐在戏院里的儿童，兴高采烈，热切盼望着大幕的开启。对行将出现的究竟是什么，不知其底里，这实在是一件大快之事。如能预知来，就必然会有其时。就好像是儿童，将成为无罪无辜，不知何为的罪犯，虽不会被判死刑，但对所受判决却懵懂罔知。可是，人人都愿得享高年，换句话说，对于他所企盼的生活情境，不过能作这样一种说法，即"日甚一日，每况愈下，直至无可奈何而止"。
若就想象而言，试想，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呈现各种痛苦及烦恼，其程度又会怎样呢？你必将会说，在地球上，如果太阳的光和热，能使万物生存成为可能的现象逐渐减少，就像是在月球上那样，或地面跟别的地方一样呈水晶雨雪的状态，那该多么好啊！
再者，你也可能将生命看作是这样：它像是戏剧中一个无益的小插曲，破坏了神圣的无生命的宁静。无论怎么样，虽然你所遭遇的事物，一切如意，但是，随着岁月的消逝，你就会觉得整个生活都属失望，且都是骗局，其事实一目了然。
分别了半个世纪的少年故友，在耄耋之年相逢，当彼此相视之瞬间，涌出来的所有主要的情感便是，但觉整个生活，均属失望。因此，在这两个人追思往事之时，儿时的生活尽现眼前，像就是在晨光照耀之中，一切都呈现出玫瑰色，其满足之情令人欣羡，生活给予我们的希望是何其多啊，——然而到后来，在我们这些人当中，又有多少是有成就的呢。此种情感，感人肺腑，以致大家都认为，此时无付之言辞之必要了。然后，双方默认，相喻无言，且将这

些作为所有谈话的基础。
有人在有生之年，历经了二代、三代，甚至更多，那么这个人就好像是一个生在市肆中，观看术士们设摊者。看到这些术士们依次表演，一而再，再而三。这种表演本来只可观赏一回，当别无新意，且不足以眩人心目时，便毫无意义了。
当人的命运不足使人嫉妒时，那命运之足则为人所痛哭的就不计其数了。
生活是一个苦工，人人都须作之。尽职的人就所谓是行善事，亦即他已经能够完成自己的工作。
如果生儿育女仅仅是因为纯粹理性的行为而来的，人类的种族会继续存在吗？确实会有这样的人，他们为了对后代表示同情而免去其出世生存的负担吗？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残忍地将这种负担加诸于后代。
也许会有一些人告诉我，说我的哲学不足以安慰
人，——因为我直述真理。人人都愿意听信于旧说，即所谓上帝所造之物都是美好的，于是，他们都到牧师那儿去祈祷，而置哲学家于不顾。不管怎么样，请不要请求我们，要让我们所持的学说、说法去迁就、适应你们所受到的教诲。那只是虚伪的哲学家之流所愿意干的事情，要想向他们索取任何学说，都能如愿以偿。大学里所有的教授们，都不得已而宣传乐观主义。要想推翻他们的学说易如反掌，而且还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
我已经提请读者注意，一切幸福的境界，一切满足的情感，就其性质而言，均属消极，换句话说，也就是脱离了痛苦而成的，痛苦则是人生的积极原素。因此，对于任何人来说，任何幸福的生活都不应该以快乐多少来进行度量，而应以脱离苦恼的限度——亦即脱离积极的恶事的限度来度量。倘若这就可以称作是合理的论据，那么下等动物看起来所享受的幸福，较之人所享受的要多。请大家详细地考察一下吧！
不管人类的幸福及困苦的方式如何变迁，引导人们舍彼求此的物质基础，或是肉体的痛苦，或是肉体的快乐。此种基础很有限度，只不过就是健康、食物、寒暑燥湿之抵御、性欲的满足；反之，则是缺乏上述的这些东西。所以，仅就肉体上的快乐而言，人之所以优于动物些许，不过是因其神经系统具有较高的可能性，使人对于任何快乐较为敏锐，但是也必须记住，对于任何痛苦也亦然。与动物比较，人所有的欲望是何等的强烈。人的情绪之深邃有力，与动物相比又是那样的迥异。——然而，人与动物二者之间，其最后所得的结果完全相同，不过就是健康、食、衣等等而已。
人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欲望，主要原因在于对未来及非当前的事物加以思考。这一点，对于人类的一切行为所产生的影响非常大，亦即是忧虑、希望、恐惧等等的真正来源。——这种情绪影响到人，较之动物对于其所有当前的快乐及痛苦、所能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影响远为深刻。在回想、记忆以及预见的能力中，人就好像是一机械，能够将其快乐及忧愁凝集并储存起来。动物则全然没有如此的功能，所以，动物虽然屡遭同样的痛苦，甚至多到不计其数，可是当它们在痛苦之中时，仍然会像是第一次受到这样的痛苦。它们没有能力将其所有的情感综合起来，故它们总是无忧虑，温顺平静。这是多么令人羡慕啊！人就不一样了，一切情绪皆因之而起。本是人与动物同样的快乐及痛苦的原素，一旦接纳，对于幸福及困苦的感受益发的敏锐，以致在一刹那间，当与快乐的境界接触，便可使之乐而致死，又会在那一刹间，坠入失望与自杀的深谷里。
如果作更进一步的分析，就可以发现，人的欲望增进其快乐。较之动物，起初其欲望也并不难以满足。但是，人们为了更多的享受，就蓄意增加自己的需求和数量。于是，一切繁华奢侈便应运而生：如食不厌精、使用鸦片及烟草、强烈的饮料（如酒类）、华贵的服饰以及其他一切高于其生存所需要的、不可胜数的什物。
此外，更有不同和特殊的快乐或痛苦的来源，结果必然也是痛苦的来源，这是人自行建立的。受人重视的自身价值也不能与之成比例，甚至超过其他一切乐事之总和。——这就是我称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谓的野心、恭敬以及羞恶之情感；换句话说，也就是人所设想的他人对本人所存在的意见究竟是什么。这样的一些议论纷繁复杂，莫衷一是，最后变成人所有一切努力的目标，而并非是根据肉体的快乐及痛苦而来。诚然，除了与动物所共同的快乐来源之外，人还有精神的快乐存在。这种精神的快乐，有着种种差别，从不值一提的草芥小事、仅资谈论的话题开始，到最高知识所取得的成就为止。反之，在苦恼方面，就会有百般无聊之事伴随而起。无聊之事仍是一种苦恼的方式，为动物在任何自然状态中所不会感觉的。只有其中最黠慧的，受人驯养之后，才会表现出依稀的痕迹来。而这在人，则就成为灾难了。多数可怜之辈，除了以使其钱囊充裕成为生活的目的之外，便无其他事物存在于脑中，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以无聊所生烦恼的特殊例证。此人所有的钱财就成了罚条，致使此人深受无事可作的痛苦。为求避免此般无聊，他们就得到各个方面去寻求消遣的法子。于是，他们四处出游寻觅，当到达某一处时，来不及下车，便急切了解其处有什么娱乐可寻。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乞丐寻求何处可觅食物毫无二致。真正地说，需要与无聊，为人类生活的两个极端。最后，对于性欲关系，我以为，人可谓自陷于一种特殊的制度之中，这种制度让每个人必定得择一人成为自己的配偶。此种匹配的感情，渐渐养成，乃至增加或减少其情欲上的爱，逐步成为痛苦多而快乐少的原因。

如果仅仅因思想提高就会使人类幸福及困苦的大厦发生广大高深的变化，岂不令人振奋！且建立于人与动物共有的苦乐上的狭隘的基础之上的大厦，竟让人经受如此强烈的情绪，如此之多的欲望之风波，及如此之甚的情感之震骇，致使其所受的苦恼，均可记载且又留痕迹于面容之上。然后，当人们恍然大悟时，才知道，人为之而奋斗的，竟与动物之所获相同，只不过动物的欲望与痛苦，比人要少得多而已。

到此时，足以增加人生苦恼的限度，比起快乐来则要大大地超过。又，人生痛苦的增加，使之每况愈下。这是因为在事实上，死的意义对于人类来说较为真切。动物之避免死亡，是出于本能，其实它并不知道死为何物，也就不像人那样，天性上常以死为念，并把这种想象总放在眼前。所以，虽然只有少数动物得以寿终，就其大多数而言，不过是能传种接代，纵有死期不算太早的，终究还是要让其他动物所食；——另一方面，人虽或有例外，还是以终其天年为多，——两相比较，动物仍然更有利益，要说理由，上面已经进行过阐述了。其实，人能得尽其天年的亦像动物那样，还属凤毛麟角，这主要是在于他们的生活不合于自然、劳累过度、嗜欲，逐步使人的种类日形退化，造成人生常不能达到目的就死。

与人相比较，动物唯以生存为满足；植物则更甚，全然不知生活之甘苦。人若视生活为满足的程度，正与其愚钝的程度成正比例。动物的生活，与人的比较，既带很少的苦，又带很少的乐。在这方面研究它的真正原因，在于动物根本没有什么忧烦、焦虑的折磨，它们对任何什么都从不抱有什么真正的希望。任何给予我们的最大限度并最得意的快乐，像心中对于未来幸福的期盼，对幻想的兴奋，等等，这一切都是由我们的想像力而来的，可是动物则没有这些。若动物脱离了忧虑，那么，就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就无希望可言；动物的意识作用只限于眼前的存在，限于当前它所能见到的范围之内，动物就是即刻刺激的化身，在本质上，它所具有的畏惧与希望的原素，——并非一发而不可收——仅与当前的事物在冲动所能及的范围有关；至于人的视线之所系，则包括了他的全部生命，包括了他的过去与未来。

由此可见，与我们相比，在某一点上，动物却显示出了真正的智慧——即所谓的对于现在所享受的恬静快乐。这种现时所赋予的恬静心境，常使我们人感到羞愧，因为我们的思想及忧虑，常常搅扰着我们，使得我们不得安宁，且还不知足，不知所以。实际上，如上面所讲的，希望及预期的快乐，并非毫无意义。人对于特种满足所产生的希冀与期望，即属未来享受有关的真正快乐的一部分。但在其后，此种快乐便会遭到折损：但凡事情未至时，望之愈切，而一旦来到，满足则减少。动物所有的快乐，并非是其所预期的，所以不会遭折损。因此，它们对当前实际的快乐，圆满无亏，完整无损。又同样，动物对恶事的迫害，亦仅仅知道其

真实固有的压力而来。至于人，则以其将至而畏惧，并往往成为其十倍难忍受的重负。
正因为动物有这样的特性，将其自身完全置于现在之中，致使增加我们对于它们的兴趣。在这种时候，动物这种被人格化了的现状，在多方面使我们知道了现在每一时刻的可贵，而去脱离烦恼与搅扰。只是，这种现时的可贵，却因我们存有的思想及先人的见解，而成为最不受人注意的事情。然而，人是一种自私自利且全无心肝的动物，除了为自身生活所必需外，就只会滥用动物所有的特性了，以此来供自己娱乐，并且还常常如此使用，以至于达到这种限度，即坐令动物除了仅有生命外，身无长物。鸟本来是可以飞游遍于世界的，却让人幽禁于一立方尺的空间里，它们虽然切盼自由，常鸣号以致慢慢死去，笼中之鸟，绝非能唱出快乐的歌来。当我看见人们虐待引为自己良友的犬时，见他们如何以锁链系住这种黠慧的动物时，我对这种动物就寄于了莫大的同情，反而对其主人则愤火中烧，深恶痛绝。
人类的苦恼，若以高尚的见解观之，则可视为是正当的，我们会在后面看到对此的论述，但这种论述并不适用于动物。动物的苦恼，大抵皆由人而造成，虽然时常也会有非人力所能造成的。所以我们应该问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为什么会有这种苦恼存在呢？天地间没有能使意志终止活动的，也不能随心所欲的去否定意志本身的存在并得到补偿。仅有一种说法可以用来说明动物的苦恼的，即：求生的意志，隐持于一切现象世界的后面。在兽道中，自相啖食，以满足其求食的欲望而已。求生的意志便这样造成了现象世界的等级，每一等级各害其下一个等级，以求自身的生存。然而我已经证明了动物所受苦的可能性，较人的为轻。若将动物的命运加以任何详尽的说明的话，那么实际上，要从其性质上说起，虽或不属于神秘，也将是一种假设。姑且此处就不再谈论此事，留着请读者自己去思索吧！
据说，梵天产生此世界，是由于某种错误而成的。为了补偿自己的过失，它便置身于这个世界之中，一直到设法能补偿了为止。如此说明了万物的起源，是多么值得称道！依照佛教的教义，世界的产生，是由于一些莫名其妙的骚扰，打破了涅槃天地的神圣的宁静，——这种变化的出现，则是由于一种定命式而成。须知此种说法，虽然可以解释为与物质科学范围内所持的理论，亦即把太阳的起源归结为由于太古时代不可思议的一线云雾导致，至于云雾又是如何形成，则无从了解，而究其根源，还真有一点道德上的意义存在。结果，由于道德上的重重过失，使此世界逐渐变坏，——物质上的秩序亦然——直至成为今日恐怖的状况。太好了！希腊人将此世界及诸神祗看作是不可思议的必然结果，这种说法犹可通过。在我们还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说法之前，暂时只能以此为满足。再有，奥尔谟兹达与阿利曼①，是敌对的二神，常常战争不已，这样说并非坏事。然而一个像上帝如耶和华的神，由于纯粹的幻想而创造了这个苦难的世界，且乐此不疲，额手称庆，褒赞其成功，然后宣布凡物都是美好的，——这真是行不通的事。在说起宇宙之起源起，犹太教较任何宗教教义及有文化的民族所宣传的为逊色。正因为如此，也只有在犹太教的教义里才找不到任何灵魂不死的踪迹来。
①奥尔谟兹达（Ormazd）：释火教神话人物，主神，代表光明、真理、生命、善、在与另一释火教神话人物阿利曼（Ahriman）的斗争中保护人类创造美好的世界。后者恶神，统辖黑暗、罪恶和死亡，反对奥尔谟兹达。
纵使莱布尼兹辩论道，地球是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中最完美的形式，这是正当的，但也不能证明是上帝创造了世界。大凡造物非但能造世界，而且也能造其可能性。所以，它应该如此安排，允许有更完美的世界出现。
有两个方面足使信仰此世界为全智全善且全能的上帝所造成为不可能：第一，在这个世界里，处处皆多苦难；第二，造物所造的最高之物就是人类，显然并不完全，与应有的人类相差甚远，成为了本来形象的嘲弄。这两方面与信仰格格不入。反之，适才所说的事实，给我所说的一切提供了证据，它证明这个世界可以被看作是我们自己罪过的结果，所以也是本来就不该存在的赘疣。假如依照旧的说法，那么这样的事实，将成为使造物痛受弹劾，且成为供人嘲笑之事；假如依照今天的说法，则不过使我们的天性，我们的意志受攻击，并教训我们要

谦卑处世。在这种指点下，我们看到自己犹如无父之子一般，来此世界便带着罪恶之负累；仅仅由此而不断的赎罪，因此我们的生存，必是如此受苦，直至死亡才能结束一切。

世界悲惨的罪恶，产生了世界悲惨的苦恼，这是毋庸置疑的普遍真理，这并不是指在人生的范围里，而是就二者间的物质关系而言，我指的却是超经验的。所以对于《旧约》中唯一使我倾心的，是来自天国谪降的故事。依我看，这故事虽然是以寓言的形式写出来的，却仍然是书中唯一的形而上学的真理。我以为，除了由过失或罪恶使我们受罚的结果外，对于人生，则无更好的说明了。我不能不将克拉迪乌斯讨论此问题、显示基督教主要的悲观精神、普及而且深入的论文介绍给有思想的读者，该书的题目是《受难是为你好》。

希腊人的伦理学，与印度人的伦理学中，有一个截然相反的地方。希腊人的伦理学（只有柏拉图是个例外），目的是在勉励人过上快乐的生活；而印度的伦理学则在使人完全远离此种生活并从中得到解脱，——如《数论颂》中第一义谛里所指示的那样。

同样，希腊与基督教的死亡观念中，亦有相反之处。在佛罗伦萨艺术宫中，有一古希腊石棺，上刻凸起的浮雕，显示了古时婚姻进行的全部礼节：自正式求婚起，至结婚之夕，海门火炬照耀新婚夫妇入洞房止。这是用可见的方式将此观念显现了出来。基督教所用之棺，则饰以可悲的黑帷，上置十字架：二者皆于死中觅取安慰，个中意义，何等显著！二者虽然互为相反，亦各有其正确之处。前者指示了求生意志的积极方面，生活形式的变迁，无论怎么样迅速，都肯定了求生意志的存在；后者则在苦恼与死的像征中，指示了求生意志的消极方面，求得脱离此世界，超出死与魔鬼权力所及的范围。在求生意志的积极与消极这个问题上，归根结蒂，基督教终究还有其正确的地方。

与《旧约》相比，《新约》所持的不同观点的地方，依其在教会上的见解而言，犹如我的伦理学系统与欧洲的道德哲学的不同。《旧约》显示人在法律的管理之下，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新约》则宣布法律已归于失败，使人脱离开法律的管理，代之于圣德的天国，即可由信念、爱邻、牺牲个人而得，这便是脱离世界苦恶之路。无论新教徒与理性派如何曲解，为求适合自己的意志，《新约》的精神，在于勉励人们修行苦炼，这是毫无疑问的。苦行，即求生意志的消极面。从《旧约》过渡到《新约》；从法律范围到信仰的范围；从行为正当的裁判，到受人神中保护的救济；从罪恶死亡之区域，到依赖基督而永生，凡此种种，就其真正的意义而言，不过是从从事道德的善行，过渡到求生意志的消极而已。我的哲学，显示公道与爱人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并且指示这样的道德必然会导致的目标。如果这些善德能完全实践的话。同时应当坦白承认，人必须背与世界而行，且求生意志的消极，即为救世的方法。这便与《新约》的精神合二为一，那么，其他的哲学系统，则与《旧约》的精神不谋而合了，也就是说，在理论与实际上，结果皆成为犹太教义——属于专制的一神论而已。所以，在这一点上，我的学说可以称之为唯一的基督教哲学，——尽管这种说法对于那些总持浅薄观点的人，而不是透彻地洞察事物本质的人看来，似乎是自相矛盾的。

你想在生活中求得可靠的指南，对于人生观觅取正道而扶去一切疑惑，那么，除了习惯于把这个世界作为罪犯的世界，一种罪犯的集中营，就像古哲学家称为的那样。在基督教长老中，奥瑞艰以赞美的勇气坚持此见解，生活的客观理论进一步证实了此观点的正确性。这里并非仅仅指与我的哲学相吻合的地方，而且也指与古代一切睿智的学理相吻合而言，如婆罗门教及佛教中早有所示的那样；希腊哲人恩培多克勒及毕达哥拉斯等人也说过；同样，西塞罗曾表示过：古之智者，常以此教诲人们，我们之投生此世，之所以受罚，皆因要赎回他世生存情况下所犯的罪过。——这种说教使人有如坠入五里云雾之中。又如瓦尼尼——为其同时代人所烧死，因难以与他辩驳，故不如杀死他——以有力的语言说明了这个道理。他说："充满人类的种种困苦，如果不与基督教相违背的话，我敢直言，即使有恶魔存在，它已戴上了人面而出世了，并且现在已受到罪恶的报应"，基督教——就其真正的意义而言——也把我们的生存看作是罪孽与谬误的结果。

若习惯于这种人生观，则将依此以定人生的希望，而见一切不幸的事，不管是大是小，是苦是恼，都不会以为稀奇，或视为例外，而都会认为是当然的，以为在此世界中，我们将按各人的特殊方式去体验生存的惩罚。在牢狱中，与囚犯交往是十分难堪的事。若读者不屑去与此为伍的话，则无需我多费口舌去提醒他，他当前应注意现在所与周旋的是什么样的人。假若你出类拔萃，或是奇才异能的人，则会自觉自己如一不卑不亢的政治犯，不得不去与那些普通犯人同舟共济的船役为伍，这样，他也会好自为之，并尽力远离这群人而独居。

总之，一般说来，此种人生观，将使我们对于大多数人品性的不完全、道德及知识的缺乏，面容的卑琐见惯而不惊，更不用说表示愤怒而加以诽谤了。因为我们常想，我们所居住的是何等的世界，且与之共处的人，皆孕育于罪恶，这是与身俱来，伴着生活的共同报偿，这就是基督教的所谓人的罪恶的天性。

"'罪恶'为凡人所应有之语！"无论人所犯的过失如何，无论其缺点与罪恶如何，我们都应当忍受。须记住，当他人发现了此等罪过，也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自己身上的愚蠢和缺陷。这是我们人类所共有的缺点，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的缺点和过失。当然，有此过失令人们怒不可遏，亦不过是此过失还没有出现在自己身上而已，但它们确确实实潜伏在我们本质的深处，一旦有任何能使之出现的机会，它们就将出现并显露出来，正如我们现在见到的他人的行为一样。诚然，人或有罪过是他人所没有的，然而有时大多数的总罪恶，则不能否认。因此，个性的差别，在人与人之间，是无法衡量的。

实际上，以为今世今人，如其无之，反而胜于有。此种信念，使我们彼此交往，能相互容纳，相忍为怀。所以，从这种见解出发，我们就应弃去大人、先生等尊号，而以同患难、苦朋友相称！这种观点虽有点骇人听闻，究竟是与事实相吻合。因此，对于他人，则可予以正确的见解，而对于自身，则使之常常回忆，——容纳、忍耐、恭敬、爱人等，是人生最切要的事情，是各人之所需，故为各人对于侪辈所应尽的义务！论生存的虚无

这种虚伪，表现在物的整个生存方式中，相对于时间、空间二者的无限性，人生则是有限的：作为唯一生存方式的转瞬即逝的一刹那，一切事物相互赖及相对性中；在永恒的希冀和永不厌足中；在常有的欲望而未曾圆满中；在造成生活历史的长时间的战斗，又因各种努力皆为困难所阻而停，直至被征服而中止。时间乃一物，一切皆于之中经过；时间乃一方式，在此方式之下，求生的意志——即自在之物，故常不灭——显示出它虽能努力，亦无效果；时间乃一主动力，将每一刹那间，我们所掌握的一切事物，都变为无，而丧失其所有的价值。

昔日的存在，现在则不复存在，在下一次的一刹那间，则必然成为曾经存在。因此，现在看过去的一些重要的事物，都要比现在较之不重要的事物为更轻。这是因为后者乃为一实在，它与前者的关系，犹如物与无物的关系。

人们无比惊诧的发现，自己在千万年的悄然寂声之后又突然的存在。其存在，为时甚为短暂，随之而来的又是一个悄然寂声的漫长的时期。衷心对此，拂然相反，觉得它不真实。知识粗浅者，对此问题，预感到时间的性质，属于理想的东西，这种时间、空间的理想性，是开启一切真正形而上学的秘密的钥匙，它确定了与事物的自然范围迥然形异的秩序，这便是康德之所以伟大之处。

对于人生的各个事件，我们仅能阐述其在一刹那间的存在。过此以后，则就是曾经存在了。所以，每当黄昏之时，我们常常会感到，生命又缩短了一日。如果不是我们在生命的最深远处悄然意识到永恒不朽的青春，从而经常希望在青春之中觅取再生的希望，那么当我们看到我们短暂的时间如何迅速旋即已去，甚或会使我们到发狂的地步。

凡此种种思想，正如上面所说，确实会使我们信任此种信仰，这就是，把及时行乐当作最高的生活目的才是绝顶聪慧的。认为这样才是唯一的实在，其他一切皆不过是做做思想的游戏而已。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认识也许会被人称为极愚蠢的，因为那些像睡梦一样片刻之后即不复存在继而完全消逝的事物，是不值得我们郑重其事地去花费努力的。

我们生存的全部基础，就是建立在现在之上，——即常常瞬间即过的现在之上。人类存在的性质，就是采取永恒的运动形式，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尽管我们无时无刻都在期待着有哪怕是片刻的休息。我们就像一疾步下山的人那样，非快步往下走不可。一旦停止便会有摔倒的可能；或者是像竖立在人的指尖上的木条；或者像一行星，若不依照轨道向前疾驰，一旦中止了轨道运行，将坠落于太阳之上。不安定，这就是生存的特征。

这个世界，一切都不安宁，皆在运动，没有一个事物能一成不变地处于湍急的漩涡般的变化之中。人在这样的世界里生存，就像是走钢丝的杂技演员一般，若想保持着中立，就得不停地运动——在这样的世界里，固无幸福可想像。正如柏拉图所说，唯一的生存形式就是不停的变化而永远不能止住，幸福又何能常驻呢？第一，固然人无幸福，可是他却要穷其一生去为之奋斗，去追求他想象中的幸福，却又很少能达到目的，即使达到了目的，往往又使人大失所望。大多数人，就像一叶在茫茫大海里飘泊的小舟，在到达港湾时，其帆、其桅皆都无影无踪了，其次，不管以前曾有过幸福或有过困苦，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他的生命不过是时常消逝的即刻的瞬间，而且现在则已过去了而已。

同时，令人惊异的是，在人类世界中，如在普通的动物世界中一样，产生与维持不断地运动和不安宁的因素却只有两个方面——即饮食及男女性爱的本能，或许厌烦对运动也会产生些许的影响，除外再也没有什么推动力而言了。同样不可思议的是，在人生的舞台上，这些足以形成产生舞台效果的装置的原动力，一旦使装置发挥出作用，会产生怎样一种奇异的景象来。

更进一步地观察一下，发现那些无机物质，在化学力之间呈现一种常常冲突的现象，结果造成无机物质的分解。另外，若无常变的物质，若不受外来力量的帮助，有机物也不可能存在，这就是有限的王国；与之相反的就应该是无限的存在，它不受外来因素的干扰，也不需要任何东西去维持，这就是永恒宁静的王国，处于无时间、无变迁的状态，单一且雷同。对这方面的消极认识便构成了柏拉图哲学的基调。否定生命意志所开辟的正是通向这种王国的途径。

人生的景象，就好比是一幅粗制滥造的镶嵌砖上的图画，近看不能产生任何效果，远看才能欣赏出它的美妙之处。因此，欲获得你所迫切的东西，也不过是发现它的虚无而已。虽然我们常常期望在美好的事物中度日，同时又每每感到悔恨，希望过去的能复还。我们把现在看作是一时的忍耐，且仅仅把它作为达到我们目的的途径。为此，就多数人而言，如在弥留之际回顾过去，就会发现他们始终是暂时而生，这样他们就会惊诧地发现，他们所漠视的没有享受过就滑脱过去的东西，正是他们的一生中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又有谁不能说，其一生都被希望所愚弄，直至扑入死亡的怀抱呢。

况且，人是何等不知足的动物啊！每当一次欲望得到满足时，就已经为下一次的欲望埋下了种子。因此，大凡属于个人的意志，其欲望就都是无止境的。为什么会这样的呢？探讨其真正的原因，不过是因为就其本质而言，意志是整个世界的主宰，其他的一切均是附属物，除了无穷无尽的整体外，没有任何一种事物能使意志得到满足。所以，当作为世界主宰的意志以个人的形式出现时，就会引起我们的同情，常觉得它所获得的是多么的少，以致只能维持其自身的肉体，这也就是人类会如此悲惨的缘故。

生活仅仅是表现为一个任务——我指的只是生存的任务，亦即挣钱谋生。这种任务一旦完成，生活就成了累赘，于是就有了第二个任务，用此现有的生存条件来解脱无聊的感觉。这也就好像是在我们头上盘旋的鹰隼一样，一旦发现了地面上那无忧无虑的小生命后，便即刻俯冲下来。第一个任务是获得某种东西，而第二个任务则是摒除满足的情感，否则，生活就真是一个累赘了。

人类生活定然是一种过失，其理由是极易明晰的，但是应该记住，人是欲望的复合物，是很难满足的，即便得到了满足，也不过呈现出毫无痛苦的样子，除了陷入到厌烦之外，其他均

一无所留。这一点可以直接证明，人生本身毫无真正的价值可言，而厌烦不正是生活空虚的情感吗？如果生活——我们对生存的渴望，就是我们生存的本质——真拥有任何积极的内在价值的话，那就不会有厌烦这类东西存在了；如果就是这种生存也使我们觉得满足了，那么还有什么事情能使我们产生欲望呢？但实际上，我们除了为一件事而去竞争外或为某种纯粹的智力趣味而全神贯注外，我们在生存中就不能获取快乐。前者，距离的缩短和困难的克服，能使目标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就好像它能使我们得到满足——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幻影罢了，真等到我们接近时就消失了；后者，我们则好像是看剧的观众一样，必须从人生的舞台走出来，从外部去观察它才行。就是肉体欢乐的本身也无其他意义，只是意味着斗争和渴望而已，目的达到了，这种欢乐也随之结束了。无论什么时候，当我们不为这些事物所支配时，并且一切顺其自然发展时，我们就会清晰地看到生存的空虚和无价值的实质，也就是无聊的含义所在。追逐非常奇异之事并且还非常迫切的去追逐——乃是人类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难以改变的本性——足以说明，当我们中断任何乏味至极的事物的自然过程时，是多么的兴高采烈啊！

这种求生意志的完全表现，是人类的有机组织，具有巧妙复杂的机构，其最后必定会化为灰烬，而且随同它本身及所有的奋斗一起归于灭绝——这就是自然的极其粗俗的方式，它宣布这种意志的全部抗争就其本质而言，是无聊的且毫无裨益的。如果生命本身寓合了某种价值，寓合了某种绝对的东西，它绝对不会在纯粹的乌有之中就此结束的。

要是我们不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尤其是不把一代又一代的人看作是瞬息相随的生存，随后就立即消亡的话；如果我们不这样来看，却是观察生活的枝梢末节，也就像在喜剧中表现的那样，那所有的一切看起来是多么地荒谬可笑啊！它像是显微镜下的充满毛毛虫的一滴水珠；或者像是一块布了满了肉眼所看不见的蛆虫的乳酪，见它们在那样狭小的地盘上如此忙碌不止地互相格斗，我们会怎样的捧腹大笑啊！无论是在显微镜下，还是在短暂的人生中，这种可怕的活动总要引出喜剧的效果来的。

不过，我们的生命只有在显微镜下才会看起来是如此的硕大。生命只是一个细小的微点，但是这个微点却在时间和空间巨大效率的镜片中才会变得巨大。论自杀

据我所知，除了迷信一神论者，即犹太教徒外，没有人认为自杀是犯罪。尤其使人惊异的是：无论是在《旧约》里，还是在《新约》中，都找不到任何有关自杀的禁条来，或者是不赞成自杀的言论。于是，宗教教师不得已而判自杀为有罪的理由，建立在杜撰的哲学基础之上。然而，这些基础又是如此的荒诞不经，为用以掩盖其议论的弱点，就使用强硬措词，表示深恶痛绝的感慨。换句话说，对于自杀这样的事情，无须鸣鼓而攻之。所谓自杀，乃最怯懦的行为，唯有疯子才会犯这样的错误，或者对此加以同样无谓的言论，或使用无聊之词直指自杀为罪过。其实，人生在世，具有把握自己生命与肉体的权力，这是无可非议的事情。

如上所述，自杀已被认为是犯罪。尤其是在粗俗偏执的英格兰尤其如此。对于自杀而亡的人，使用了极不光彩的下葬仪式，而后还没收他的私人财产。正是有这种原由，所以当遇到自杀案件发生时，陪审官们几乎常常附以神经病犯罪的判决书。现在，请读者以自己道德上的情感来决定，自杀是否是犯罪的行为。试想，若有消息传来，说一个我们平素曾相识的人，犯杀人或盗窃罪，或有迫害或欺诈行为的罪过，那么我们定会对此人产生一种印象；与此相比较，当听说他自杀了，那你又会作何感想呢？对于前一个案件，你必有憎恶之情油然产生，且有极端的愤恨兴起，或高声大呼，认为必须对此作出处罚，应使之受到报应；在后一案件中，想你必会产生悲悯与同情之心，且会有较复杂的想法，对他的胆略表示赞同，但又不会在道德上对于他的罪恶行为表示出恶感。谁无相识？谁无朋友？谁无亲属？当他们以自由意志弃此尘寰之时，我们会对这样的行为心怀怨恨，如对待罪犯那样吗？不！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我认为，应该让各位牧师受质问并且必须加以说明，他们有什么权利上讲坛布道，或握笔以书，将我们所爱慕、所敬仰的人，对于他的行为坚持认为有罪。有什么权力拒绝自愿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弃尘寰的人以礼葬呢，他们既无《圣经》上的证据可出示，而认为对自杀的判罪是正当的；亦无任何哲学上确凿的理论可持，因此，要知道，我们所要求的是争论，而绝不是允许他们用空言或妄语来进行搪塞。若刑法禁止自杀，那么这个理由，用在教堂就无效。并且此种禁条又是何等的滑稽。人自己既不畏死，又怕什么惩罚呢？若法律可罚试行自杀的人，则正好可以罚他缺乏技术而导致这种试行归于失败。

古人对于此事的见解则大不相同，普林尼①说过："生命并非是令人快意的，我们不必费任何代价去延长它。无论什么人，必有一死，虽然他的生活充满着憎恨与罪恶。心境烦恼的人，有一个主要的救济，即大自然所授予人的最崇高的幸事适宜而死，此法的最佳之处，就是每个人都能利用它。"他又指出："对于上帝来说，也并非能使一切事物都成为可能，因为他即使情愿去死，他也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在充满辛酸的人世间，死亡便是上帝给予人的最令人心满意足的恩赐。"在玛西里亚和科斯岛，那些为弃世而提出了正当理由的人，当地行政官便赐给他一杯毒汁，并且是当众进行的。在远古时代，有多少英雄豪杰和聪慧俊士都死于自愿。确实，亚里士多德曾宣称自杀是对国家的冒犯，尽管这不是对个人的冒犯，而亚里士多德派的斯托贝斯在他自己的诠释中是这样说的："最不幸的善人和最幸运的恶人都应该了此一生。""所以，他要择偶婚配、生儿育女、参与国家事务。而且一般说来，他还要行善并且维持其生命。可是，一旦必要，即当贫困向他袭来时，也就只能到墓穴里寻找自己的庇护所。"我们发现，斯多噶派学者事实上把自杀称赞为崇高和英雄般的行为壮举，这在他们的著作中俯拾皆是。首先是在塞尼加的著作中，对自杀极尽赞扬之辞。大家都知道，印度教徒们把自杀看作是一种宗教行为，尤其是孀妇自焚以殉夫；也有的是委身于主宰毗瑟拿的御车轮下；或者是在恒河里为鳄鱼所吞食；或者在神殿的圣水池中结束其一生，等等。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戏剧舞台上——这是生活的镜子。例如有一出著名的中国戏剧，名叫《赵氏孤儿》，该剧中的几乎所有的杰出人物都以自杀了结了一生，既没有哪怕是一点点的暗示，也没有任何可留给观众的、他们犯罪的印象。无独有偶的是，在我们的戏院里，还有一些如：《穆罕默德》中的主人公帕尔米拉、《玛利·斯图亚特》中的摩提墨尔，还有奥赛罗和迪尔茨克伯爵等等，都是自杀而亡的。难道说，哈姆雷特的独白是一个罪人的冥思苦想吗？他仅仅宣称了，如果我们必然受到戕害，那么，死去比留在这个人世间更可取，这就是真理！

①普林尼（Pliny，公元前 23 年——公元 79 年），古罗马作家、博物学家。不仅一神教，即犹太教的牧师们，就是那些竭力想与这种宗教相适应的哲学家们也提出了攻击自杀的理由，只是他们这种微不足道的诡辩不值一驳而已。休谟在他的那本《自杀论》中，对这些所谓的理由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驳，使之体无完肤。遗憾的是，这本书只是在他死后才产生出影响，它的出版随即受到查禁。之所以会这样，要归罪于英格兰那可恶的偏执和蛮横无理的基督教会的残酷。所以，只有少量的几本书被秘密地卖出，且售价昂贵。今天，我们从巴塞尔得到了这位伟人的著作和另外一篇论文，对它们能被再版，我们真是感激不尽。这是英国民族的莫大耻辱：一篇发端于英国先驱思想家和作家、旨在无情地驳斥那些攻击自杀的世俗论调的纯哲学的论文，居然在本土都难见天日，好像它是一个下流的产物，需要到欧洲大陆去寻找庇护所才行。仅从这一点，就可以说明教会在这方面具有多少良心善德！

在我的主要著作中，我已经阐明了在道德上反对自杀的唯一正当的理由，即自杀阻止了最高道德目的的实现，这是因为，在实际上，自杀是为了真正从这个悲惨的世界里解脱出来，并以此代替那种表面上的解脱。但是要知道，谬误与罪恶是大相径庭，基督教的牧师们只是希望我们把自杀看作是一种犯罪而已。

基督教的核心就是痛苦——十字架——为生命真正的终结与目的，正因为自杀阻止了这种终结，所以基督教便大兴问罪之师。古人的看法很肤浅，他们赞同自杀，甚至可以说是崇尚自杀。然而如果这就是反对自杀的正当理由的话，那就等于承认禁欲主义了，也就是说，它的正当只是由于比欧洲的道学家们所采取的伦理观点高出那么些许来。如果放弃了这种观点，

谴责自杀也就不存在道德上的坚实理由了。一神教的牧师们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精力去围攻自杀，既不是出于某些《圣经》中的章节，也没有权威性的援助，看来其中定有某种秘不可宣的理由在作祟。对于那种声称万事万物皆为尽善尽美的人来说，自愿弃世简直是一种天方夜谭——难道不是吗？如果确实如此，那岂不是为这些宗教所持愚钝的乐观主义论点提供了例证——即谓其攻击自杀，以求免受自杀的攻击。
当生活的恐惧超过了死亡的恐惧，那这个人就会立即了其终生，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可是，死亡的恐惧又是如此的顽固，它就像是守卫在离开这个门户时的哨兵一样，要是这种终结纯粹是消极的，是生存的突然终止的话，倒会使没有了其终生的人廖廖无几了。幸好还有积极的那一面，那就是肉体的毁灭。人之所以会畏惧死亡，就是因为人体是生命意志的表现形式。

然而与死亡哨兵的搏斗，一般说来，并不像远远的看去那样艰难、辛苦，这是由于肉体疾病与精神疾病相抗衡的缘故。如果我们身临沉疴，又奇痛难忍且经久不愈，我们就会漠视其他的痛苦烦恼，因为我们所想的只是要让身体康复痊愈。同样的，巨大的痛苦使我们对肉体的痛苦感到麻木了。我们蔑视肉体上的痛苦，当然，要是肉体上的痛苦大于精神上的痛苦，就会分散我们的思绪。所以，我们总是以肉体上的痛苦来分散精神上的痛苦，也正是这种情感使人容易自杀，因为那些相携而至的肉体痛苦对那些备遭精神痛苦的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极度忧郁的人往往容易自杀。在这些案例中，他们对肉体痛苦的蔑视尤其明显。任何企图驾驭他们情感的努力都是不必要的，就他们自己而言，也没有作这种努力的要求。一旦旁边没有人守护，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阴森可怖的梦魇中，极度的恐惧就会惊醒我们，因此也就祛除了全部因黑暗而生的阴影。生活就是一个恶梦，当那极度恐惧瞬间迫使我们惊醒时，世界上的暗影便不复存在了。
也有人把自杀看作是一种实验的——这是人类向大自然女神发问并迫使她应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究竟死亡会给人的生存以及事物本质的洞察力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真是一个愚蠢的实验，因为提出问题并期待答复的意识，因死亡而毁灭。灵魂不死：对话录
斯诺思麦可士（简称斯）：
斐拉里西斯（简称斐）：
斯：现在请用一个字来告诉我，我死后会成什么？请你说得简洁一些。
斐：全部和无。
斯：想来就是这样。我给你提出一个问题，而你却用自相矛盾的方法来解决了它，这样的把戏并不新鲜。
斐：是的，你提出了一个先验的问题，却要让我仅用能表达内在知识的语言来回答，矛盾显然会接踵而来，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斯：先验的问题和内在的知识怎么讲呢？当然，我以前也听到过这些说法，对于我来说，这也是老生常谈的事了，康德偏爱于这种说法，但也只是用来表述上帝的，并不以此来谈论其他的东西，这是十分正确和适宜的。他这样来论证：如果上帝在人世间，他便是意识之内的，如果不是在人世间而是在其之外的，这样他就是先验的了，这点是最清楚不过的了，你当然明白，你现在是尘世上呢还是超乎其外的，可是，这种康德式的胡言乱语再也没有什么作用了，它已经过时了，不适应现代的观点，而且在我们德国学问中都会有，已有了一些名流之士。
斐：（旁白）他指的是德国骗子。
斯：举例来说，像伟大非凡的施莱尔马赫和大智大慧的黑格尔。不过现在，我们已经抛弃了这种无谓之说。更确切地说，它与我们现在的思想格格不入，以致我们不能再忍受了，这样的话，还有什么作用和意义可言呢？
斐：先验的知识是超出可能的经验范围的，力求确定事物本身性质的一种知识。但是内在的

知识却完全是限制在经验范围之内的。所以，除了实际的现象而外，它并不适用于其他事物。你只是一个个体，所以，死亡便是你的归宿，可是你的个性并不是你真实内在的存在，仅仅是存在的表面形式而已；个性也不是自在之物，而只是在时间的形式中表现出来的现象，才会有始有终。但是，你真正的存在根本意识不到时间也意识不到开始或是终结，更意识不到一个特定个体的有限性。真正的存在无处不有、无人不有。没有了它，谁也难以生存。因此，一旦死亡来临，你一方面作为个体是消失了，而另一方面，你却依然存在于整个世界之中，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在你死后你会成为全部和无的真实意思。要想寻找出一个更准确、更简要的答案是十分困难的。我得承认，这种回答是自相矛盾的，这仅仅是因为你的生命是有限而你那不朽的成分却又是永恒的。你也许会说了，人的不朽成分也会应人的死亡而被毁灭掉的呀，这么说，你就又陷入到另一个矛盾之中了！如果把先验的东西带到内在的知识里，后果会如何，你一定很清楚。先验的知识会歪曲内在的知识，因为前者根本不是为后者服务的。斯：请注意！对于你的灵魂不死的观点，我两便士都不能给你的，除非我死了以后仍然还是一个个体。

斐：那好吧，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许能使你得到满足的。我可以担保你死后仍然是一个个体，不过得有一个条件，这就是提前 3 个月完全失去知觉才行。

斯：对此我倒毫无异议。

斐：但是你要记住，人一旦完全失去了知觉，就不会再去考虑时间的流逝问题了。所以，对死去的你来说，在你的意识流中，无论是经过了 3 个月还是经过了 1 万年，情形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之下，问题都在于，你醒来之后，是否还会相信别人的话。因此，在你复苏之前，无论你经过的是 3 个月还是 1 万年，对你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了。

斯：确实是这样。假如事情真是那样的话，我想你是对的。斐：即使到了 1 万年之后，万一没有人想到要去唤醒你的话，我想这并不是一个什么巨大的不幸。在短暂的生命岁月之后，又经过了漫长的无意识的时期，你就会对不存在习以为常了，或者至少你可以肯定会对整个世界是一无所知的，而且，你要是听白了维持你的生命现状的神奇力量，从未停止过产生像你这样非凡的人，也从未停止过赋予他们以生命的话，你一定会感到是莫大的安慰。

斯：确实如此！所以你才认为你用这些花言巧语就能潜移默化地使我失去了作为一个个体的资格，我就不会再生存下去了。我不会因那"神奇的力量"和你所称作的"非凡的人"所迷惑。我不能没有我的个体，我也绝不会抛弃我的个体。

斐：也许你觉得你的个体是一种如此令人欣喜的东西，又是如此光辉灿烂，是如此尽善尽美，是如此无与伦比——

你已想象不到会有更美好的东西了。假如我们能从别人的话中得出一种判断，那你还乐意以一种可能有的更优越更持久的东西来替代你当前的状况吗？

斯：你真的不明白，我的个体，就其本质而言是我私有的吗？

对于我来讲，这才是世界上最最重要的事情呢。

"因为上帝就是上帝，我就是我。"

我要生存，我，我！这是至关重要的。我要的，不是那种勉强证明属于我的存在，而是那种我认为理所当然是属于我的存在。

斐：看看你都在干些什么！当你在说我，我，"我要生存"的时候，你不想想，这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才有的要求。一切事物都是这样的。确实，稍有意识的事物都渴望生存。

这么说来，你的这种欲望正是不属于你个体的那部分——这部分是万物共有的，没有什么区别。这不仅仅是个体的呼声，同时也是生存本身的呼声。这就是所有生存事物的内在成分，甚至是万物的起源。这种欲望，渴求并以此为满足的是一般的存在——并不是任何确实的个体的存在。不是的，个体的存在绝不是欲望所要达到的目的。

之所以看上去就是这样，是因为这种欲望——这种意志——只在个体中被意识，好像它只同

神经过敏的人，往往在自寻烦恼中表明自己的存在，而且还为此忧郁不止，其原因在于不知满足的内在病态的存在，还常常与大自然的变化无常同时存在，其结果必定导致自杀。
不管怎样微小的事故，一旦引起不合心意的情绪，就必定会在我们心中留下某些痕迹，即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妨碍我们清晰而客观地去观察周围的事情,就好比是贴近我们眼睛的小东西，会限制我们的视野一样。
因冷酷无情而变得残忍，是人人都可能有的事，或者自以为具有忍受任何艰难、烦恼的能力。所以，当一个人猛然发现自己正处于幸福之中时，大多数人就会因此而对人产生同情心。如若一个始终处于幸福的状态之中且从未遇到过其他境况，那这种幸福就被视为正常的，这样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它会使人不易忍受艰辛，以致不能有任何同情心的情感产生。因此之故，比较起富人来，穷人常常显示出助人为乐的品性来。
有时候，我们对同一事物，好像想得到又好像不想得到，致使喜忧二者同时而起。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内，将要接受一个决定性的考验，而且这个考验对于我们获得成功会大有神益，这样一来，我们便会急不可待地期望着考验立刻就开始，可是另一方面，一想到考验即将开始就会颤栗不止。而且在这个期间，假如我们听到考验的日期要往后推延，我们顿时就会有兴奋与烦恼的两种情感产生出来。这是因为，这种消息很令人失望，但又为我们提供了瞬时的安慰。同样的，如果一直在企盼着的一封预期了解的带有某种决策性的信函，突然不能如期到达自己手中时，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感情产生。
在诸多事件中，人们确实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产生的。在这两者中比较强烈却又较远的一种情感即欲望，是经受考验和等待有利决定的欲望；那种更能触动我们然而却很微弱的情感就是愿望，它保留在现在的闲静及平安之中。那种企盼考验或信函的情感再度被激起时，愿望就会重新出现，这种企盼的结果也许是令人失望的，但愿望毕竟还是怀有一定的希望的。

在我的头脑中，始终有一个反对派，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我采取任何步骤，有任何的决定——虽然常常是在深思熟虑之后——这个反对派必然会在事后攻击我的所作所为，且没有一次是合理的。我以为，这个反对派，就灵魂的审查而言，不过就是一种矫枉的形式，可是它却常常的谴责我，尽管我认为我没什么可受责难的。毫无疑问，同样的事情也会在其他人的身上发生，就即此可以阻止思考的人来说，他最好还是不要做出郑重其事的事情来：你如此精明能干，深思熟虑，而不致于后悔实现圆满愿望的尝试？
为什么说"普通"二字就是一种蔑视的说法，而要是说"不同凡响"、"非凡奇特"或是"人灵天杰"就会让人心满意足呢？怎么普通的东西就一定是鄙欲的呢？
"普通"二字，究其原义，就是所有的人都具有，即全人类均可摊到，"普通"可以说是人类本质中的固有成分。所以，一个人要是没有什么超凡脱俗的品行，他就是一个地道的"普通人"。"平凡"二字就显得比较温和了，它一般说来只是对智力的特征说的，"普通"二字似乎更具有道德方面的作用。
与他千百万个同类一模一样的个体，会有怎样的价值可言呢？当然，我说的不仅限于千百万个，而是不计其数的个体，亦是世世代代相传，永无终结的生灵。自然之神慷慨大方地从她那永不枯竭的泉眼里涌出汩汩泉水，就好像铁匠绝不吝啬从绕钻上翻飞出来的火星一样。
显然，一个从未超越过侪辈特性的个体，就不得不把自己的生存要求整个地局限在与侪辈同等的范围内，在其中过着这些范围所制约的生活。
在我的几部著作①中，我多次论证：低能动物并不具有高于它同类的特征，只有人才是唯一有权要求个性的生物。只是在实际中，这种个性在大多数人的身上，毫无什么结果，并且，他们几乎都被置于某一等级之中，即所谓的物以类聚。他们一类的思想、欲望同他们的面目一样，正是他们这类所共同具有的，或至少是他们所隶属的那一等级的一类所共同具有的，其特性是浅薄、普通而平凡，这是为数众多的一个等级。相对来说，你可以一眼就能洞察出

他们的意图和打算来，他们相互间非常相似，就像是批量生产出来的产品，使人难以区别。
①即《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第 48 页；《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卷第 338 页。
确实，假如他们的本质就深深淹没在同类的本质中，可想他们怎能超脱其类而生存呢？既然，他们只有这种普通的本质与生存方式，因而对低能动物的那些鄙微的诅咒，同样就可以施于他人。
一切高大、崇高或伟大的事物，一定会像母亲那样，就其本质来说，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在这个世界上，谁也找不出一种更贴切的表达方式来形容什么是卑下和鄙琐，只有我的作为一般用途而提出的"普通"这个词方能解决上述问题。
作为一切生灵之生存基础，便是作为"自在之物"的意志，这是任何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万物的永恒元素。所以，这个意志就是我们人类所共有的，也是动物所共有的，当然，它也包括那些低级的存在物在内。可以这样说，我们与万物同族——仅此这一点而言，是说万物充溢着意志。另外，因为具有智慧和知识，人才能凌驾于他物之上，同时才会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不同。这样，在每一个自我表现中，我们就应尽可能地发挥出智慧的独立作用来。这是因为，像我们上面所说的、所见的，是意志是我们"普通的"部分。每一种意志的强烈表现都是普通而又粗俗的，也就是说，意志把我们降低到侪辈的水平上了，它使我们仅仅就是同族的一份子，这源于我们所显示出来的，就只是整个人类的特性而已。所以，当情感如此强烈且又超出了意识范围内的理智因素时，人类才就只能行使意志力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人的每一次勃然大怒都只是一种普通的表现——是每一次的欢乐、憎恨、恐惧的自由表露——一句话，就是一切情感的形式，就是每一次的意志活动。
如果屈服于这类强烈的情感，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也会把自己降低到最最普通人的行列之中。相反，如果一个人想要超乎寻常，或说这个人伟大，他就绝不会让意志的活动占据并支配他自己的意识，无论他从中受到什么样的诱惑。例如：他虽然已然觉察到有人对他居心不良，他却能毫无憎恨之心，不光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头脑的最显著之标志，就是对侵扰和侮辱性的言语毫不介意，并且会像对待其他数不胜数的过错一样，将其归于这个人只有不完善的知识，所以可以视而不见，置若罔闻。这正是格拉喜安评论的真谛所在，他说，一个人的无价值，莫过于在别人眼中孑然一身。
即使是在专门表现热情与感情的戏剧里，也极容易流露出粗俗与卑陋来。这在法国悲剧作家的作品中尤其突出，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就是一味地描述，一会儿沉溺于荒诞可笑的虚夸悲伤之中，一会儿又滥用警句式的所谓妙语，以及来掩饰他们主题的粗俗。我记得曾看过扮演玛丽亚·斯图尔特的著名女演员梅德玛塞尔·拉歇的演出，在该剧中，当她怒火填膺地反对伊丽莎白的时候——尽管她表演得相当出色——可仍然使我禁不住地想起一个洗衣妇的形象来。她这样来演最后诀别的一幕，就丧失了一切真实的悲剧的情感了。确实，法国人其实不懂什么是悲剧，而意大利演员瑞斯陶丽所表演的同一幕就略胜一筹。事实上，尽管在本质上，意大利人与德国人在许多方面截然不同，但在艺术欣赏中，却同具深邃、庄重和真实的情趣，法国人就不一样，处处显示出他们一点也不具有悲剧情感来。
戏剧中那种崇高，即不同寻常的因素——，确切地说应是其中无比高尚的东西——只有运用与意志相对抗的才智，只有翱翔于意志的一切情感活动之上，将它作为才智的思考对象才可能达到。尤其是莎士比亚，他把这点看作是他的创作的一般方法，这一点，在《哈姆雷特》一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只有当才智升华到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而意志已开始消沉之时，才会有真正的悲剧产生；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悲剧才能为人崇尚，从而达到它的最终目的。

每一个人都只把自己视野范围看作是世界范围，这是理智的一个错误，这种错误就像人们的眼睛以为天和地是在地平线上交会这种错误一样难以避免。这就解释了许多现象。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水准来衡量别人——就好比裁缝的尺码，谁也不乐意逊人一筹，使我们毫无办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